■責任編輯：張旭婕 2014年8月26日(星期二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本版逢周二、三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風雅濟南

■戴永夏

初識濟南，是從讀《老殘遊記》開始的。在這部三十九回的紀實小說中，雖然只有二、三兩回集中寫濟南風情，但字字句句，透射着濟南的高雅；點點滴滴，映現出濟南人的風流。讀罷掩卷而思，連心靈也被風雅熏染。

在該書第二回中，老殘一到濟南，就被這裡的山光水色陶醉了：「到了濟南府，進得城來，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楊，比那江南風景，覺得更為有趣。」遙看千佛山：「只見對面千佛山上，梵宇僧樓，與那蒼松翠柏，高下相間，紅的火紅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綠的碧綠，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裡面，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，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……」再看大明湖：「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。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裡，顯得明明白白。那樓台樹木，格外光彩，覺得比上頭的一個千佛山還要好看，還要清楚……」單是這幾段點睛式的描繪，便把仙境般的濟南生動、真實地展現出來，那般風雅，那般秀美；令人叫絕，讓人沉醉，使人在心馳神往中，感受到大美的洗禮……

■茶 網上圖片

該書第三回，寫了老殘到黑虎泉邊喝茶的情景：「再過去，有一個大池，池南幾間草房，走到面前，知是一個茶館。進了茶館，靠北窗坐下，就有一個茶房泡了一壺茶來……」然後他一邊品茗，一邊從窗口俯瞰，但見那滔滔不絕的黑虎泉水，從石雕的老虎口中噴出，大聲咆哮着流入護城河中……劉鶚的這段描寫，看似平淡隨意，卻勾畫出濟南的飲茶習俗。濟南的茶館，多設在泉邊湖畔，周圍環境優美，內部陳設講究，烹茶取自泉水，茶具精緻高檔。客人來到這裡，一邊賞泉觀景，一邊品茗聊天；或談詩論文，或評點書畫，或彈琴撫瑟，或打牌下棋……喝茶的意義，已不僅是提神解渴，消閒除乏，更是一種自發的文化交流和高雅的藝術享受。

其實，濟南人不但茶俗雅韻十足，酒俗也雅得出奇。若在盛夏季節，來到大明湖畔，還會看到「碧筒飲」的「奇觀」。此時，一些文人雅士相聚湖邊，採來荷葉，盛上美酒；再刺穿葉心，使與莖通。眾人輪流從荷莖末端吮吸美酒，那滋味清香可口，妙不可言，謂之「酒味雜蓮香，香冷勝於水」。宋代大詩人蘇東坡曾作詩贊曰：「碧碗既作象鼻彎，白酒猶帶荷心苦。」一碗荷葉酒，就讓這些文士們酒編織得如此浪漫，飲啜得這般銷魂。這樣的風雅遊戲，真如仙人作樂。

更值得稱道的是，該書還寫了藝人說鼓書的精彩場面。第二回中，劉鶚寫的黑妞、白妞演唱山東大鼓的情景，就極為生動傳神。當寫到風雅無比的白妞說書時，但見她「啟朱唇，發皓齒，唱了幾句書兒。聲音初不甚大，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：五臟六腑裡，像熨斗熨過，無一處不伏貼；三萬六千個毛孔，像吃了人參果，無一個毛孔不暢快……」唱到極高處，陡然一落，「又極力騁其千回百折的精神，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裡盤旋穿插。頃刻之間，周匝數遍。」然後越唱越低，越低越細，「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。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，不敢少動。」低過之後，「忽又揚起，像放那東洋煙火，一個彈子上天，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，縱橫散亂……」白妞唱得如此絕妙，聽眾更是聽得入迷：「每次聽他說書之後，總有好幾天耳朵裡無非都是他的書，無論做什麼事，總不入神，反覺得『三日不絕』，這『三日』二字下得太少……」這段精彩描寫，將白妞高超的演技刻畫得淋漓盡致。它既代表了濟南詞曲藝術的高峰，又彰顯了濟南民間文化之普及，並從一個側面詮釋了濟南是名副其實的「詞曲雜唱勝地」，「曲山藝海」之鄉。有着如此濃郁的文化氛圍，濟南愈顯大氣高雅；生活在如此環境中的濟南人，也渾身洋溢着風雅之氣。

《老殘遊記》中，有一個情節更令人感嘆。第二回中，寫老殘在大明湖邊遊覽，看到街上貼出「說鼓書」的海報。他「一路走着，一路盤算。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：『明兒白妞說書，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，來聽書罷。』又走到街上，聽舖子裡櫃枱上有人說道：『前次白妞說書是你告假的，明兒的書，應該是我告假了。』一路行來，街談巷議，大半都是這話。」濟南城裡，普通百姓都爭相聽書看戲，談詞論曲，這才是更加令人感歎的風雅！一座城市，不論古今，出幾個文化精英引領風騷，有一批文化人在唱酬應合，原也不足為奇。但為了聽鼓書，販夫走卒寧肯放下生意，店舖的店員爭相告假，全城百姓都「聞風而動」。這種文化的深入普及，這種平民身上的深厚文化素養，卻不是哪裡都能見得到的。

一座城市的風雅主要在文化，而文化的風雅又主要在民間。濟南固然出過李清照、辛棄疾那樣的藝術高峰，有「濟南名士多」的美譽。但真正文化的風雅，絕不僅僅體現在文化氣息濃厚的文人雅士圈子裡，而是更多地體現在平民百姓的平凡生活中和日常倫理裡。這樣的風雅才植根深厚，影響深遠，才最值得稱道！

有了這樣的風雅，美麗的濟南更加瀟灑、可愛，讓大詩人發出「羨煞濟南山水好」(元好問）、「濟南瀟灑似江南」（黃庭堅）的感嘆；

有了這樣的風雅，樸實的濟南人更加受人尊敬，也令外地人更加羨慕：「日日扁舟藕花裡，有心常做濟南人」（元好問）……

啊，身為濟南人，朝夕生活在風雅的濟南，是福氣也是緣分。這怎能不令人由衷感到自豪？

豆棚閒話

■青絲

摳門排行榜

國外有一檔脫口秀節目拿印度人、中國人、猶太人開涮，說三者排行摳門榜前三。段子的笑點，說有一家奢侈品店，印度人每天經過都視而不見，中國人會每天進去看卻從來不買，猶太人則是等店舖打折才光顧。

不過這個娛樂話題，老外顯然沒有真正理解「摳門」一詞的正確含義，因為故事裡的中國人之所以排第二摳門，為每天進店參觀，是想要掌握最新潮流，準備「山寨」最新的款式賣給印度人。這可以貶為「市儈」，也可以說違背了市場規則，唯獨不能說是「摳門」。畢竟故事裡的角色根本就沒有消費的興趣，不是想買又不捨得花錢的人。這與佔有一定資源卻又過分看重金錢，在日常用度方面克己儉省、苛刻異常的「摳門」完全是兩回事。如美國電影《五美元過一天》，裡面的老頭並不缺錢，卻素為慳吝，他從美國東北部的新澤西州開車到南部的新墨西哥州，一路上靠坑蒙拐騙、不擇手段地佔人便宜，數千公里的旅程竟然沒有花費一分錢。這才是真正的摳門。

但是要說起摳門的故事，還是數中國人的最精彩、更生動。畢竟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當中，充斥着大量戰亂、饑荒、自然災害的歷程，人們處於這樣的環境背景下，會對生命的脆弱、命運的難卜、禍福的無常，有着更深的感觸，並由此演化出兩種極端的消費態度：要麼奢侈無度的及時行樂，要麼過分儉省、以積攢資源應對突發狀況。有一個狠笑話：某人吝嗇，想吃燒鴨又不肯花錢，乘人不備偷偷用手摸了一下燒鴨，蘸了一手的油。回到家他舔一個指頭下一碗飯，最後留下一個指頭，準備晚上繼續下飯。沒想到他午睡時不慎，指頭被狗舔得乾乾淨淨，他一慪氣，竟然生病了。

我覺得比起這個故事，葛朗台、夏洛克、阿巴貢之類的外國吝嗇鬼，統統都弱爆了。因為這並不是憑空虛構出來的情節，而是完全源於生活，而且當類似的情節一現再現，你就會發現，生活其實就是最好的劇作家。

唐代筆記《朝野僉載》載有荊州長史夏侯處信的摳門軼事。有一次客人來訪，夏侯處信吩咐僕人準備飯食，僕人湊到他耳邊悄聲問：「和多少麵？」夏侯處信答：「兩個人，兩升麵就可以了。」過了一會，客人有事告辭，夏侯處信趕緊讓僕人停手。見麵已經和好了，夏侯處信很生氣，指着僕人大罵，又想了許久吩咐道：「把和好的麵全烤成餅，作為工作餐。」另有一次，夏侯處信用小瓶子裝了一升醋自己吃，家人都不許沾一滴。僕人不久告訴他，醋已經吃完了。夏侯處信取來瓶子，倒了許久，把殘餘瓶內的幾滴醋都舔得乾乾淨淨，這才讓僕人再買。

清代青浦有一個舉人陳燕公，為人小氣吝嗇，凡事都要想盡辦法佔人便宜，鄉里有宴會，他都是不請自到。而且他又貪得無厭，白吃完了還要打包帶東西回家，他事先在懷裡備有一個布口袋，凡看到有魚肉、果餅就揣放到袋裡。有一天因為口袋裝的東西太多，他從小門回家，身子竟然穿不過門洞。另有一次他喝醉了，躺在地上不斷用腳踢僕人，旁人問他怎麼了，他說是腳受了傷，需屈伸活動。其實是他袖子裡藏有許多蟹腳，不敢站起來，又怪僕人不解其意，沒有來幫接東西，故不停用腳踢僕人，進行提醒。

眾鄉紳對陳燕公長年蹭吃蹭喝不滿，強行要他請一次客還禮。陳燕公於是暗地與妻子約好，到了請客的日子，賓客齊至之後，妻子假裝因為小事與他爭吵，雙方情緒激動得無法控制，拿起事先備好的破碗互摔。眾賓客大驚，覺得這種情況下不便再舉行宴席，遂紛紛告辭而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客人上門要他補請客，陳燕公假裝等人來齊，一直等到半夜才對眾來客說：「今天來的人太少了，暫且用剩飯煮粥果腹，明天等人多了再盡歡。」所有客人最後都是餓着肚子而去，從此無人再敢讓他請客。

在這些數不勝數的故事面前，我看了那個國外脫口秀節目以後，就一直在想：如果這只能排在摳門榜的第二，那麼誰能排第一呢？

■網上圖片

亦有可聞

■龔敏迪

當官不要錢的人

明洪武初年方克勤任濟寧知府。經過元末的戰亂，全國人口劇減，土地大片荒蕪。所以朱元璋建國後下詔墾荒，規定新墾田畝三年不納糧。但所謂經手不窮，官吏們為了以「政績」討好上級，也為了趁勢牟利，所以不到三年濟寧新墾土地就被徵稅了，並且以田畝多寡規定了徭役。對於這種失信於民的做法，老百姓大失所望，紛紛棄田不耕，使土地重又荒蕪了。方克勤赴任後，對墾田重申了舊約，對納稅田畝和徭役也做了合理的的分配，使得吏屬從此無法中飽私囊，於是農民又恢復了墾田的積極性，新墾土地日漸增多。

方克勤剛到任時，正值濟寧鬧饑荒，那年冬天，百姓又須為北方守軍送軍衣，還規定只許陸路輸送，禁止舟運，違者論死。在飢凍的民眾的懇求下，方克勤毅然決定不理會上司的規定，讓百姓通過運河船運了，他說：「吾知從民便，抵法非所辭也。」結果其他各郡的陸運者，在風雪嚴寒中，無數人畜凍死在了途中，只有濟寧百姓安全無事。到了五六月間，因為濟寧城牆坍壞，濟寧守將仗勢役使民眾修城。當時正值農忙的五六月間，萬餘被徵召來修城的百姓，眼看着田裡的莊稼因無法收割將要爛掉，哭聲聞數里。方克勤痛心於「民方耕耘不暇，奈何重困之畚鍤。」那麼「民病不救，焉用我為！」但軍隊的事不在他的管轄範圍中，於是只好寫報告向中書省稟告，可是下屬沒有一個敢在報告上共同簽字的。總算報告送達後，丞相胡惟庸得悉此事，立即下達停止築城的命令。正巧此時遇上久旱之後的甘霖，於是百姓作歌頌方克勤：「孰罷我役，使君之力。孰成我黍，使君之雨。使君勿去，我民父母。」那以後，方克勤在任的三年內，濟寧年年豐收，人民生活得到改善，經濟發展了，戶籍也從三萬增至六萬，國家的稅賦，也由萬餘石增至十四萬四千餘石。

然而，吳晗曾說過：「一部二十四史充滿了貪污的故事。」 陳勝吳廣對起義時的口號是：「帝王將相，寧有種乎? 」劉邦和項羽看到出巡的秦始皇也分別說了：「大丈夫當如是也 ！」和「彼可取而代之！」無不透露出一種企羨的口吻。那麼，那些「從龍」之輩，又為了什麼呢？朱元璋哀嘆的：「我欲除貪贓官吏，奈何朝殺而暮犯！」就回答了這個問題。左舜生有一句名言：「政治者俗人之事，君子不得已而為之，小人寅緣以為利。」他說的「政治」，當然是指貪腐政治。但方克勤，卻廉潔正直，愛人惟恐不及，律己惟恐不嚴。一件布袍竟穿了數年，居室簡陋到牆垣傾頹處購葦席蔽風，連人送的兩隻新鮮水果都要退還，同鄉的鄰郡縣令贈一大雁，他當即拒絕，並因此與之斷交！這樣的人自然不容於貪腐政治，於是洪武八年春被召入朝，並受到朱元璋嘉獎的他，回濟寧府繼續任職後不到半年，屬下曹縣知事程貢，因曾瀆職被笞而懷恨在心。史書記載：他上書誣陷方克勤，朝廷又責令程貢朋友楊御史查辦此案，楊御史怕查出真相後，程貢反而成誣陷罪，就微服暗查，希望找到一點方克勤的過錯，可是查了兩個月一無所得。於是將府中卒史抓來逼供，還是一無所獲。最後只好睜着眼睛說瞎話，明明是還不需要取暖的十月，偏偏捏造事實，誣陷他盜用官庫炭葦兩百斤用來取暖，把他貶到浦江去了，而「克勤不與辯」，這還要辯嗎？

明朝當官不要錢的，也並非方克勤一人，魏忠賢大貪之時，也有魏大中拒收饋金，說：「此番須令知中原有不受金錢之人。」而方克勤之所以能夠做到權為民所用、情為民所繫、利為民所謀。首先在於深厚的學養，在出任濟寧知府之前，就有「四方學子慕名前往求學者百餘人」了，到濟寧後也十分注重教育，他聘學官，修各州縣設學舍數百間，有弟子二千人。在學養基礎上是堅定的道德信念，究竟如何才算是實現了人生的價值？難道就是作威作福嗎？所以他能培養出方孝孺這樣的兒子。

吳晗把貪腐歸咎於制度，但顯然使道德信念成了一種社會風氣，較之制度、法制對於反腐敗更有效果，況且，制度和法治的目的也是在於引導。

詩意偶拾

■星 池

詩 句

指尖輕擦拭天空
灑下詩句伴微風
於傘上淅瀝相逢
柔美歌聲進心中

誰正在火星躍動
我實地邁步從容
以文字繪出彩虹
直率動人不朦朧

來鴻

■俞慧軍

遠去的草船

月亮升起來了，江南沉浸在柔水般的月光裡。草船停泊在楊柳樹間的河岸邊，而一輪圓月正悄然從運河的波光裡浮起濕潤的臉龐。我站在草船的甲板上靜靜觀賞着夏夜的月亮。

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個夏夜，我們同村三個小夥伴結伴外出割青草，五噸重的水泥船艙舷已被幾天來收穫的野草壓到了水面。那個年代的蘇南農村沒有農閒，從公社、大隊到生產隊都鼓勵農民罱河泥、割青草，積「有機肥料」。為了多積肥多掙工分，農民們便起早貪黑地尋活幹。男勞力下河罱河泥，女勞力割青草、削草皮；鄰近的田埂及河灘地幾乎成了「黃土地」。水鄉的農民尤能吃苦耐勞，家鄉的每一條田埂上除了兩邊種上的豆禾類農作物外，再也難覓各種野草了。當時學校裡也響應公社「大積大造自然肥料」的號召，提前放了暑假。我們三個小夥伴便瞞着家人，向鄰村借了條水泥船，趁着夜色循着家鄉的水路向東南駛去。

記憶中那天晚上是逆風順水，三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輪流搖着船兒，船櫓濺起的水花在夏夜的風中飄灑在臉龐上，涼嗖嗖的舒坦極了。船兒行駛了大約三、四個小時，仰望夜空，西斜的銀河若隱若現，方知已過夜半。搖啊搖，在一片朦朧的夜色中我們已疲憊不堪，便在一個距蘇城三十多里地的湖塘邊繫了纜繩歇腳。躺在空曠的船頭甲板上，三人合蓋一條薄薄的棉布單。一覺醒來東邊的太陽已高懸空中，十分刺眼，給人一種酥麻麻的感覺。我叫醒了夥伴，三人啃完自帶的乾糧後，便上岸各自尋覓「青草的領地」去了。三伏天的艷陽照在赤裸裸的臂膀上，火辣辣的。那時蘇城的常熟、吳縣農村一帶的縱橫交錯的田疇旁，阡陌的小路邊已很難覓到各種茵綠的野草，只有深入到遠離村莊的人畜出沒稀少的偏僻野地，或攀援到陡峭的河灘與高崗澗的邊緣地帶，方能發現綠色的驚喜。

■小船 網上圖片

草船駛進一個名叫渭塘的小鎮，一段水路後便有一片蘆葦叢生的水域映入眼簾。水道向東南豁開一條主水道，遠處隆隆的船隊駛來，滿載着烏黑發亮煤塊的長長船隊，足足有十多條掛船；船尾有黑壓壓一群嬉水的孩子追着船隊，只見頑童們一手抓住船舷，一手將船艙中的煤塊偷偷使勁往河心裡扒。當船主發覺時，孩子們便迅速潛入水底，游進了水域左岸蘆葦菁菁的「轉水墩」。待煤船遠去，孩子們便像捕魚能手鸕鷀，一個個猛扎進河塘中摸起一塊塊烏黑的「戰利品」。煤炭是當時農家十分稀罕的「奢品」，成為農村孩子夏日河塘撒野的一道風景。

我們的草船向着一個佈滿了水蓬蓮草的「清水濱」駛去。伊呀的櫓聲，劃過早已平靜下來的水道，忽兒發現原先靜若處子的魚兒跟在我們草船的兩側，烏溜溜一大群，在清澈的河水中優哉游哉。渭塘段的河流屬運河的支流，如此清澄的運河水在我的記憶中已流淌了三十多年。

夕陽滑入河面，月亮還未升起；繫船停泊，決定在「清水濱」過夜。我們沐浴「清水濱」，融進了正在游泳的大人和孩子們的中間；「打水仗」是我們最瘋狂也是最愜意的遊戲了。那清冽的河水在雙手的擊漾中濺起的水柱，足能把半邊水面攪起一場夏雨。玩夠了肚子也餓了，便開始煮飯。自帶的煤油爐煮一鍋米飯，再燒一鍋鹹菜湯，菜湯中星星點點漂浮着肥膘肉熬製的油渣，酥香得令人垂涎欲滴。吃飽喝足便在船頭的甲板上睡去，沒有憂慮也沒有攀比，更沒有危機。每年的暑假盼的就是這個日子。當船兒滿載着高出船舷一米多的青草垛，把舷艙壓到水面時，心裡甭提有多欣喜；儘管搖着滿載青草的船並不輕鬆，但聽着櫓聲悠揚的旋律，嗅着散發着清香的野草味，我們的心中灌滿了甜蜜。

晚霞滿天時，我們便搖着草船到了家門口，大人們早已望眼欲穿。看到我們三人被炎炎夏日曬得黑黝黝的臉蛋和那滿船的野草，責怪聲也變得和藹可親了。累極的我在美美品嚐了母親做的豐盛的晚餐後便早早入了夢鄉；那一晚我夢見了魯迅先生《故鄉》中那片碧綠的沙地和那一輪掛在深藍色天空中的金黃的圓月亮。